

# 逃

[法] 克里斯托弗·莱昂 / 著  
金龙格 张 默 / 译

Délit de Fuite

# 逸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新蕾出版社

逃

Délit de Fuite

逸

[法]克里斯托弗·莱昂 / 著  
金龙格 张默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逸 / (法) 克里斯托弗·莱昂著; 金龙格, 张默译. —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07-6535-7

I. ①逃… II. ①克… ②金… 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2665 号

Délit de fuite © 2011 Editions La Joie de lire S.A.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Délit de fuite by La Joie de lire S.A.,  
5 chemin Neuf, CH - 1207 Genève.  
Cover illustrated by artist Hervé Tulle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15-114

---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版人:马梅

电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9 23332677

传真:(022)2333242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895mm×1370mm 1/32

字数:77 千字

印张:5.5

版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  
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 写给中国读者

我哪里想得到有一天我的书会在中国出版呢？对我而言，我的作品《逃逸》在中国翻译出版是一件非同凡响的大事，这个离我的祖国如此遥远的国度曾经让安德烈·马尔罗在创作《反回忆录》以及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创作《人的大地》之时浮想联翩、文思泉涌。当下，不少法国人戴着“经济战争”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而我更愿意提及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诗歌、文学和艺术）。菲利普·缪勒导演的电影《夜莺》便是近年来中法合作的一个范例，它呈现的是一个我多么希望去探索和游历的中国！

在我看来，在《逃逸》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最有意思的，是父子之间的冲突，以及两个年轻人的邂逅和他们之间情感交织的矛盾。作品的形式也是一个动因。从“我”到“你”的过渡和来回反复，以及随着情节的推进而营造的紧张气氛使我能够同时展开责任和友谊的双重主题。

我还试图与我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做主观评判，而是尽可能赋予每个人物最大的深度。因为常言说得好：距离产生美。

那个周五，爸爸决定，我们直接出发。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爸爸每个月会有两次到妈妈家来接我，周六一大早就带我去乡下度周末。

说他跟我妈相处得很好那十有八九是在撒谎。他们俩话不投机，说不到几句就开始互相找碴儿。他们吵架常常因我而起，真是让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啊。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指责我，好像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把他们俩继续绑在一起。我是他们彼此的累赘，是那只让他们回想起共同过往的丑小鸭。显而易见，他们更愿意忘记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爸爸在大约两百公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座房子。有一天，他

不无苦涩地对我说：“这是唯一一件你妈妈没有向我索要的东西。”说实话，在那个年代，那座房子更像是一堆废墟，而不是一栋别墅。头两年，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它的修缮上面。那时候度周末有点儿干苦力的味道。

我们开车到那里需要两个半小时多那么一点点。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爸爸打开限速器，两腿交叉，手握方向盘，目光迷失在远方。

周六，我们迎着晨曦上路。车子没开出几公里我就睡着了，直到汽车熄火，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爸爸下车后像只幼犬一样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时，我才睁开一只眼睛。我喜欢看他满脸幸福的样子。他仰起头，双手举过头顶，做着伸展运动，扎进裤子里的衬衣跑了出来，旅途的汗水把他的头发粘在了后颈上。我并没有马上下车去跟他会合。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有足够多的常识来判断，他是多么不希望别人在这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刻去打扰他。

做了一两套体操之后，他转过身，朝我看过来，大声喊道：

“喂，塞巴斯蒂安！下车吧，我们平安到达啦！”

我俩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仪式。好像没有这个可笑的仪式，这两天日子就没法儿过似的。

但是那个周五不同于往常，爸爸跟水管工人约好了晚上赶过去。“谁都知道水管工周六不上班，所以一旦逮住了一个，最

好别让他跑掉……”他这样跟我解释我们匆忙出发的理由。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街上塞满了车，交通拥堵。爸爸很恼火，他用手掌拍打方向盘，不停地按喇叭，对其他司机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都溅到了挡风玻璃上。

“水管工说了最迟不能超过晚上八点钟……”他低声抱怨。

我们只剩下三个小时了。车流不断增大。看来全城的人都和我们的水管工有约，谁最先到达就先帮谁做。

明摆着的，我睡不着。爸爸负责把车里的音响保持在最大音量。

“啊！你个笨蛋！会不会开车呀？不会开的话就去买头驴啊！”

诸如此类，他的咒骂声尖刻、粗俗到了极点。

最后，我们终于甩掉了车流，拐进了一条通向高速公路的匝道。从那一刻起，爸爸踩足油门，路虎车的发动机发出阵阵轰鸣。

“我们会赶到的，是的……会赶到的。”他时不时地小声嘟哝着。

我随身带了游戏机。为了升级，我花了好长时间去跟那些怪兽打斗——赢了的话，我就能升级为武士了。这个游戏很愚蠢但也很管用。我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偶尔犯犯傻对

于像我这样的天才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正在打一伙龙人怪，龙人怪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的数学老师。突然，爸爸闷声闷气地骂出了一句脏话，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咒骂声，专骂那一对对闪着冷光的红眼睛：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汽车都亮起了刹车灯。

“该死的！又堵车了！”

别了，水管工。别了，热水澡。别了，抽水马桶。别了，舒适新潮的起居设备。

“我们下高速。前面可能出了车祸……”爸爸一边比画着，一边推测道。

他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将路虎车拐到了紧急停车带，然后不停地按着喇叭，闪着前大灯，开启了光与声的合奏。

现在，夜幕已经降临。汽车仍在飞速前行。

“你开这么快就不怕出事，不怕警察抓吗？”

“我才不在乎呢！我豁出去了。”爸爸回答道。他满脑子装的都是和水管工的约会。

说实在的，我并不害怕。爸爸车开得好——当然啦，是在他没跟水管杠上的时候——我对他的车技还是信得过的。大不了，他的驾照可能被扣分，也可能要交一大笔罚款。很显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亏本的买卖。



我们下了高速公路，顺利通过高速收费站，驶进了一条省道。这是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车道已经变形，变形的程度都可以载入世界纪录了。我需要足足一刻钟来适应车里的状况：整个人不停地弹起，脑袋就像拳球<sup>①</sup>一样，不是撞到车门就是碰到车顶。

爸爸拼命地轰油门，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正在铺满沥青的汪洋大海上航行。我们穿过了第一个、第二个村庄，之后在前大灯光束的照射下，就只能看到栅栏、田野和幽灵般的树木了。

“我们快到了吗？”

“鬼才知道！”爸爸恼怒地说。

他踩住加速器的踏板，路虎车发出轰鸣声，然后尖叫着冲向前方。我估计，发动机部件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汽油和冷却液生成的焰火一起飞向空中。

转速表旁有一个嵌入仪表板的时钟，时间显示晚上七点二十二分。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时间过去了。我们永远也赶不上那个约会了。爸爸低声埋怨、咒骂，并向各路神灵求助。他的十指紧紧攥着方向盘，双腿烦躁不安地抖动着。

“啊！”他突然大叫起来，“我们就快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过了下一个村庄，我们就只剩下五公里路程了。胜利啦！我的孩

<sup>①</sup>译注：一种练习拳击用的吊球。

子。我们胜利啦！下水管和它的谜团就等着我们去解开了。”

这时，爸爸吹起了口哨儿，还用一只手打着拍子。远处，村庄里有零星的灯火在闪烁，像一颗颗小美人痣似的镶嵌在夜晚昏暗的面颊上。我松了一口气，很庆幸这场噩梦就要结束了，我已经受够了像这样在车上颠簸来颠簸去。

爸爸驶入村庄后，并没有减速，车速表上的指针一动不动地指向一百。

“这个钟点，在这种穷乡僻壤，鬼都见不到一个。”他辩解道。

市镇路灯的照明效果很差。这个地方的确荒无人烟，只有一两只猫在我们经过的路上肚子贴着地面飞蹿而过。借着前大灯的光，在前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路标，提示即将驶出居民区。

我拿起之前放在腿上的游戏机，准备收拾那些要多少有多少的怪物……突然，在我们的前方，一个模糊的身影从停靠在道路右侧的车子里钻了出来。车门缓缓地打开。那个身影出现了，开始时猫着腰，接着直起身子，关上车门，然后朝我们转过身来。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就像那些被车灯闪花眼的猫眼。那家伙一动不动，被这辆迎面而来、高速行驶的汽车给吓住了。爸爸已经来不及刹车了。路虎车的右前方猛地撞了上去。一个女人——真的是个女人，我们把她撞倒的一刹那，我看着她

的裙摆从腰间飘了起来——她被撞飞了。她消失在黑夜中。撞击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发动机声。只有道路。黑夜。爸爸。和我。



## 2

你叫洛伊克。你从没喜欢过这个名字。你六岁那年爸爸就去世了。你想记住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容貌变得越来越模糊。当然,家里有他的照片,但是你很少去看。在你妈妈的床头柜上的显眼位置,摆放着一张镶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那是他俩的结婚照。你爸爸蓄着一撮奇怪的小胡子,翘在上嘴唇上。“很可笑。”你这么想是觉得它有些过时了。你讨厌这张照片。其实你很想继续上学,但自知没那个天赋。于是你跑去学农艺,在附近的一座农场完成了农业工人的培训。你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但你讨厌她这样。你爸爸是一名军人,曾任陆军中士。军人,你很乐意成为一名军人,但你妈妈反对。“到了法定年龄后,你想做什么我管不着,但是在那之前,去学习一门能够养活

自己的手艺才是最重要的。”你妈妈说道。你照做了。但一年之后，你要去当伞兵。

你将离开这片穷乡僻壤，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将会习惯这一切。她靠领取你爸爸的抚恤金生活，因为他是因公殉职。有什么困难她会自己想办法应付的。你知道你那么做会令她伤心。她会哭。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此时此刻，你尽量不让她太伤心。你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孝子。在村里，人们常常拿你做榜样。他们说：“那个洛伊克呀，就是一个会给他妈妈长脸的儿子。”在一定程度上，这话你爱听。每天晚上，你从附近的农场一回到家，都会去吻妈妈的脸颊。她冲着你笑。你很喜欢看她笑，那将是你参军之后仍旧怀念的时刻之一。冬天，壁炉里有她为你生的火。夏天，厨房里的餐桌上有她为你准备好的橘子水。如果不是住在一个天遥地远的地方，如果你爸爸还活着，一家人在一起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他在的时候，你们住在部队里。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那儿就是阿里巴巴的宝藏：有军人；有武器；有指挥部；有军号声；有在旗杆上随风飘扬的军旗；有部队大院，放学之后你在那儿玩跳房子游戏；还有你爸爸，他容光焕发的脸上闪烁着光芒，就像阳光照射下的皑皑白雪，晚上回到家里时，他身上散发着汗水和湿皮革的味道。

生活中你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了。周日，体育场有足球赛，你是中锋。你的球队不是最好的，跟好球队差老远呢。但你热爱

踢球,射门、传球、进攻、获胜……这是你唯一的娱乐活动。你不厌其烦,每周二、周五晚上都去训练。你希望教练喜欢你,希望队友重视你。你想向大家证明你是个男子汉,一个可以成为优秀战士的男子汉。通常,你从体育场那里徒步回家。你抄近路穿过树林,最多也只要十分钟就能到家。

但是那个周五,妈妈和你要去邻村的朋友家吃晚饭。你不怎么喜欢那些人。他们一边吃晚饭,一边东拉西扯,谈论的话题要多无聊有多无聊。你觉得吃这种饭特没劲。你是唯一的年轻人。妈妈坚持要你陪她一起去。她喜欢这么说:“你是我的护花使者。”可你讨厌这个封号。

前一天晚上,你用尽浑身解数,就为了不跟妈妈去朋友家吃饭。你甚至和妈妈吵了起来。她哭了。你大声嚷嚷。她长叹一口气,说:“算了……”这让你感到揪心的痛。你做出了让步。于是,那个周五晚上七点钟,训练结束后,妈妈来接你,上了她的车之后,你就知道上当了。

到妈妈的朋友家需要一刻钟左右,你趁机为自己辩解。你说你不舒服,妈妈微微一笑;你说你一点儿都不想去,妈妈微微一笑;你说你讨厌这些令人不快的饭局,妈妈微微一笑;你说:“我真希望自己快点长到十八岁。”妈妈不再笑了。

十一月中旬,晚上七点钟天就黑了。你喜欢这个月份,因为

马上就将迎来冬季。刺骨的严寒，涤净大自然的雨水，清晨起床去干活儿时的浓雾，牛栏里奶牛身上散发出的热乎乎的毛皮味，草料的味道、厩肥的味道和雇你做工的农民的说话声，他会拍一下你的后背跟你打招呼。有时你寻思，你将来会想念所有这一切的。

妈妈开车很谨慎。她总是害怕开车。为此你经常嘲笑她：“哎！妈妈！让到右边去，有一只蜗牛要超我们的车。”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但是妈妈没有笑。她开车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分散她的注意力。那个周五，她把车子停在朋友家门前的人行道边。第一次没停到位，她又停了一次。她从来都不是很擅长泊车。她拉起手刹，熄了火，然后说：“我们到了。”你摇了摇头，解开安全带。妈妈也照做。她打开车门，一只脚伸到了外面。

突然，后视镜里出现了一辆汽车前大灯的灯光。你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妈妈已经下车了，她直起身子，关上车门。那辆汽车速度非常快。你知道，但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已经太晚了。汽车从你们旁边开过去了。

“妈妈！”你大声喊她，提醒她要当心。但是，当你朝妈妈那边望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妈妈你在哪里？”你问道。片刻之后，她又出现了，重重地摔在十米开外的马路上。不，她不是摔倒的，是被车撞飞的。你无法理解。妈妈怎么了？之后，一片寂静。你，在车里。妈妈，平躺在马路上。无边的寂静。

### 3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爸爸！爸爸！爸爸……”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爸爸！

我们刚刚撞到人了。我们的车猛烈地撞倒了一个女人。我看见她了。她的眼睛。她的裙子。我就像一个无能为力的目击者，目睹了撞人的那一幕。那一刻，我以为爸爸会停车，把路虎车停好，然后去救那个女人。我被吓得动弹不得。我期待着他把车停下来，期待他下车，朝伤者跑去。但爸爸并没有减速。我发现他呆若木鸡。他下颌的肌肉紧绷着，目光呆滞，举动出人意料。他关掉车灯，我们的车子在黑灯瞎火中全速前进。



“爸爸！我们撞人啦！爸爸！”

他一声不吭，没有任何反应，甚至都不看我一眼，只是紧紧地盯着前方，好像被人打蒙了一样。我很害怕。我浑身发抖，无法控制自己的呼吸，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我的喊叫声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爸爸在黑暗中开着车，就像一台冷冰冰的机器。

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拍打他。我拍打他的胳膊，拍打他的双腿，尽可能地一边拍打，一边喊叫。

“掉头回去！你撞到人了！求你了！停车！”

不管用。爸爸好像耳朵聋了，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我想用手把他抓伤，想把他打晕后，迫使他停车。

“你冷静点，塞巴斯蒂安！”

这是撞人之后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五分钟了，车还在向前行驶，他却要我保持冷静。可我，我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怒火。我使劲地打他。我想要他有所反应。他是我爸爸。我的亲爸爸啊！

小时候，入睡之前，我总是想象着这样一个故事：我落在了可怕的杀手手里，被关进了一座城堡，爸爸冒着生命危险跑来救我。他杀了一百多个绑匪，然后把我扛在肩上带走。我为爸爸感到骄傲。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告诉大家，我爸爸是一位探险